



【编者按】

南方海岛的秋天，少不了艳阳的天气，只要有太阳，就会有热气向人侵袭。

看似遥远的史实，循着史迹，一切仿佛就在昨日。9月中下旬，海南日报记者环岛采访，先后访问现存的文昌溪北书院和蔚文书院、万宁万安书院、儋州东坡书院和丽泽书院、海口琼台书院和翰香书院等遗迹，慨叹岁月匆匆，古人已不可见，然而，他们当初办学之初心，兴教之懿行，透过残垣断壁、石碑牌匾、史志片言，依然可以窥见斑斑。

寻问古人办学之心

环岛千里访书院

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摄

溪北书院

书法家潘存爱乡情深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特约记者 黄良策

9月19日上午，走进文昌铺前文北中学东侧的溪北书院正南朝向的大门，走过两棵高大枇杷树荫翳下的前院，穿过“讲堂”和后院，登上“经正楼”二楼，从廊道向西远眺，可见在建的铺前跨海大桥高耸的桥塔。大桥通车之日，海口至铺前的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半小时，缩短到半小时。

溪北书院因位于当地河流珠溪之北而得名，大门前方有一座半月形的泮池，讲堂和经正楼的两侧分别有东廊和西廊，两道廊庑之外，各有三座学舍（西北角的一座已毁），走向和布局极其对称。据文昌市文博部门的丈量和统计，书院占地11232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，是目前海南建筑规模最大的古代书院。

书院后方的经正楼，是藏书和备课之地，也是溪北书院的主体建筑，只是如今看起来是颇有几分洋气的骑楼。据文昌市博物馆黄志健馆长介绍，该楼原先是砖木建筑，曾被台风摧毁，1921年才改建为中西合璧的两层楼，但主体仍为传统的抬梁式木构架。而二楼楼板也悉数为实木，中间留一长方形镂空的通风口，约2平方米。

说到溪北书院，绕不开一个人——潘存（1818—1893）。

文昌举人潘存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晚清人物。他生于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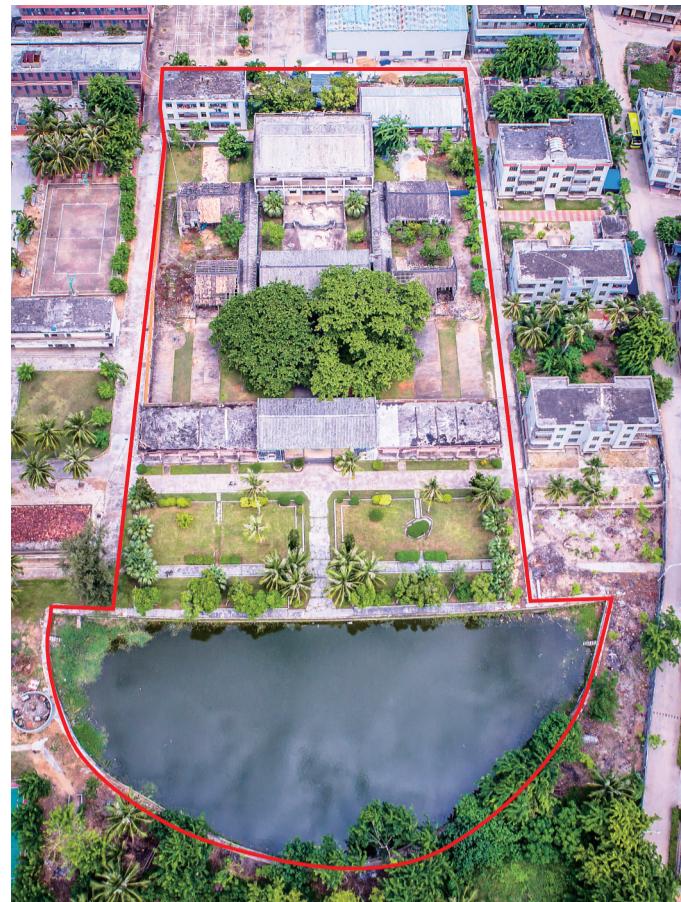
前港头村，7岁入私塾，12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。潘存33岁中举，此后参加会试十余次都沒有考中进士，便循例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职位，公务之余，潜心研读经史子集，学贯百家，尤其以书法扬名，能悬腕书写蝇头小楷，但凡汉魏六朝碑版、唐宋元明诸名家书法碑帖，收藏丰富，朝夕临摹。

他和学生杨守敬（1839—1915）合著的《楷法溯源》在光绪初年刊行，是清代最完备的书体汇集，也是当时刻版的名作之一。1880年，日本书法家中林梧竹闻讯，渡海来华，向潘存学习汉魏六朝笔法。

潘存仕途并不顺利，居京30年，年过六旬而未获升迁，于是起意南归。

1882年，他回到铺前，迁居白沙园村，致力于家乡的宾兴育才事业。回琼不久，潘存就向文昌知县去函《劝捐文昌县印金宾兴引》，建议发展宾兴，储备教育基金，扶持寒门学子。信的末尾写到：“异时新进英俊，念桑梓用意之厚，用力之勤，益勉读书立品，以期无负，则风气蒸蒸日上矣。”

1888年，他应广东总督张湘涛之聘，到惠州丰湖书院任教，2年后，由于年老多病和思乡心切，便辞去教职返琼，很快就到府城苏泉书院当掌教，之后在县治蔚文书院出任山长。



俯瞰文昌铺前镇溪北书院全貌（红线内）。

潘存敬佩明代先贤丘濬的人品和学识，一度计划重建丘公当年创建的“奇甸书院”，几经努力而未果。晚年，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和雷琼道台朱采的支持下，他开始在家乡创建“溪北书院”，可惜书院尚未建成，便于1893年农历六月初八病逝。此前为书院留下了“讲堂”和“经正楼”两块牌匾的题字，其中繁体“講”字，右边的“聾”字，上少一横，下缺中间一竖，据传其用意是世间有讲不完的道和讲不完的学，为人师者要谨慎自己口中所出的话语。

时至今日，“溪北书院”大门的隶书匾额，仍有潘存弟子杨守敬1893年农历十月题写

的墨迹，其中繁体的“書”字，中间少了一横，寓意世上有读不完的书，世人当谦虚向学。

溪北书院存在10年左右，清末的新式学堂陆续出现，“书院”的使命和名称寿终正寝。日军侵琼期间，曾在书院左侧建一炮楼而未破坏或占用书院；海南解放后，这里一直为文北中学所用。2009年，溪北书院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；文北中学新校舍建好后，也陆续搬出书院。

“书院现由文北中学代管。”文北中学校长邓卓夫告诉记者，“由于前院的枇杷树树冠大、好遮阴，我们偶尔会到这里来开会。”

万安书院

两朝四任州牧兴教有心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符忠良 特约记者 陈循静



万宁市万安书院遗址

9月20日，海南日报记者踏访位于万宁市老城区的“万安书院”遗址，只见主体建筑为一幢两层高、土洋结合的骑楼，顶部已为榕树所生长覆盖，郁郁葱葱，墙体则被根系缠绕，裂缝历历可见，作为危房，它已荒废多年，其周边的廊房和侧屋住着一些租客。万宁市政府1999年立于院内的保护界碑，显得有些寂寥。

“书院一，曰万安书院，即旧学基址。茅一桂迁学州右，以旧明伦堂为书院。惜乎久废。”清代康熙《万州志》对万州这一书院的介绍寥寥数语，不知建于何时。

茅一桂是浙江归安进士，万历年期间履任万安知州，任上于1605年启动了万州学宫的第五次迁址重建事宜，第三年因入朝觐见，被擢升为福建建宁府同知而离任。他在学宫明伦堂旧址上创建书院，应在这几年期间。作为万州名宦，州志对他的评价很高：“才优学富，建学修署；折狱称平，征输不扰；为民上言，亡避忌讳；培

补后山，创刻州志。”

茅一桂与当时致仕在家的定安进士王弘诲还是知己，他在海南的诗歌结集付梓前，专门请王弘诲作序。他赴任福建，王弘诲也赠诗一首《茅中峨巍毕之建宁二守任》：“巍归衡命下沧州，佐郡闽南最上流。龙剑可能延渚会，熊幡应为漫亭留。黄堂画诺赓新咏，沧海华封感旧游。从此相望天万里，思君多在碧云楼。”他们曾经结伴同游东山岭，互相唱和。

茅一桂所建的“万安书院”荒废之后，书院再次进入人们的

视野，是在150年后的清代中后期，记述这一过程的是当地进士杨景山的《新建万安书院记》。

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江西宜黄进士应上苑赴任万州知州，3年后购买州城西北卫官旧署之地，改建“义学”，不久，因飓风大作而被摧毁。此后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上任的知州席绍藻，刚开始选址和捐资，就因母亲去世而回家守孝，书院建设再度搁浅。

乾隆癸酉年（1753年），江苏进士、陵水知县顾芝兼任万州知州，看到设立义学的议案，

慨然道：“书院不设，其何以造士？且教之不兴，政何由举？是亦守土者之急务也。”

第二年春天，顾芝在州署的左侧规划布置，平整扩大用地范围，并带头捐出二百余金，而万州的士子、耆老、子弟都踊跃捐资，共一千三百多两白银，动工后，年底便以告竣，“其规模宏敞，则自前门，而讲堂，而后堂，轩豁有序。左右翼以两廊凡二十余间，两廊外东西各构屋数间以为藏舍，周遭以垣墙，院中所需器具，靡不毕备”，并挂上了“万安书院”的牌匾。当时州人进去观看，无不惊喜，都说这是百年以来未有之事！

当然，顾芝对万宁的贡献不止于新建了万安书院。杨景山写道：“公之治万也，贾安于廛，农歌于野，士敏于学，又不仅书院之作，足以系人思也。”顾芝治下的万州，商业、农业和教育都得到了发展。

记者从万宁市文体局获悉，目前该市已组织编制了万安书院的改造和修缮规划，计划将修缮工程纳入2018年的政府投资项目。